

加快速度

危机中的难民教育



关于本报告

全球目前有710万名学龄难民儿童，本报告讲述了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怀下其中部分儿童的故事。此外，本报告关注了渴望在中学毕业后继续学习的难民青年的教育愿望，并强调需要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以消除数百万难民儿童的教育障碍。

有关难民入学情况和人口数量的教育数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的人口数据库、报告工具和教育问卷调查。对于全部难民，无法获得按年龄分类的数据。在没有此类数据时，则根据现有的年龄分类数据进行了估算。本报告也参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7年的全球入学数据。



封面：Hina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以后，却无缘升入中学，原因很简单，因为在500个名额中，只向难民分配一个名额。她拒绝放弃，申请了私立学校并获得了奖学金。但是要上大学的时候，她面临了完全相同的问题：在200个名额中，只给难民保留了一个名额。由于成绩优异，她再次获得了成功。如今，借助于DAFI奖学金，她正在攻读学位。©UNHCR/GORDON WELTERS



目录

| | |
|-----------------------------|----|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 撰写的序言 | 4 |
| 消除差距 | 10 |
| 错失未来 | 22 |
| 遥不可及 | 36 |
| 呼吁行动 | 48 |
| 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 撰写的结语 | 50 |

乌干达Kyaka II难民定居点Byabakoora小学的南苏丹难民。©UNHCR/VINCENT TREMEAU



序言

人道投资： 难民为何需要接受教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 撰

怎样才能投资于难民？从投资中会得到什么回报？

在当今的商界和金融界中，进行投资（无论是股票、债券、房地产、黄金、彩票还是最新的初创企业）都非常快捷方便。关键在于获得的回报要超过投入。

但是在涉及到现实中的人们时，红利并不十分明显。您将如何衡量您的收益，或从投资中获利呢？良好的回报意味着什么？

如果您知道人们已经背井离乡，被剥夺了生计和财产，可能已经与家人离散，失去了亲人并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那么您在进行人道投资时可能会倍加谨慎。

但是，在这个充满动荡和冲突的世界中，国际社会却错过了某个最佳投资机会：对年轻难民的教育。这不是开销，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370万难民儿童失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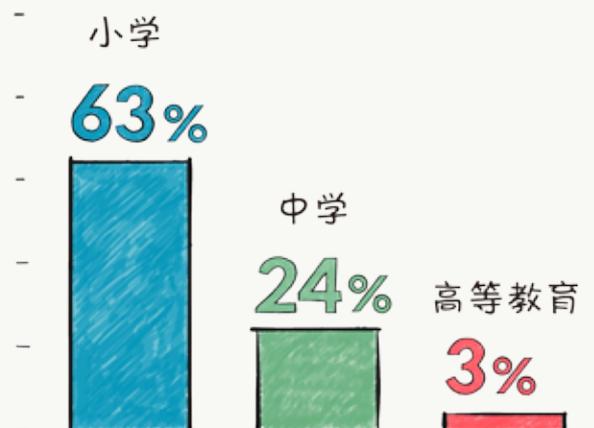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在孟加拉库图巴朗难民定居点会见罗兴亚难民青年学生。© UNHCR/WILL SWANSON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会通过教育来培养好奇心并发现生活的激情。我们也会借助于教育来学会照顾自己：如何驾驭工作环境、组建家庭、应对日常杂务和挑战。

对于难民而言，则不止于此。这是在经历流离失所的创伤以后恢复目标感和尊严的最可靠途径。这是或者应该是通往就业市场和经济自给自足的道路，结束数月（有时甚至是数年）以来依赖他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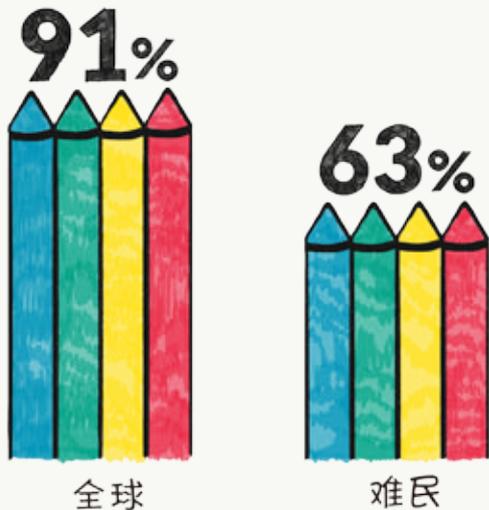
难民的教育入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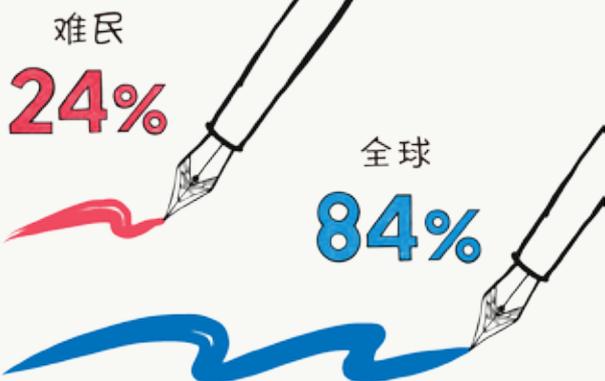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小学入学情况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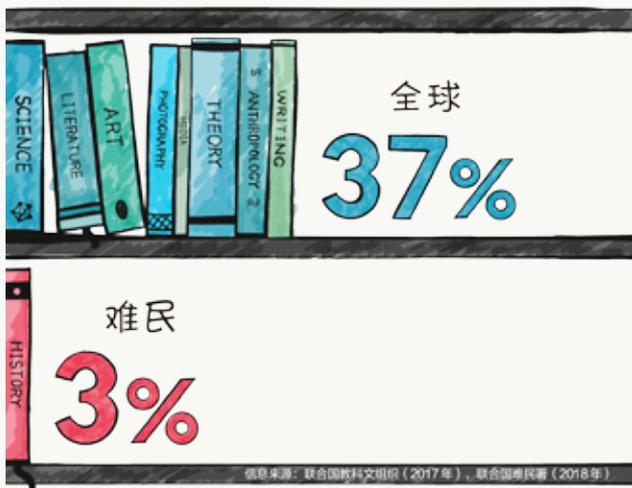


中学入学情况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高等教育入学情况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冲突消耗了数万亿美元，而普通平民在被迫大规模流离失所时也给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教育投资要容易得多。

联合国难民署本年度关于难民和教育的报告显示，入学情况虽然略有提高，只能按百分点计算，但这仍然为数万名难民儿童、青少年和青年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难民的小学入学率从61%增至63%，中学的入学率从23%增至24%。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接受高等教育的难民人数有所增加：在停滞于1%数年之后上升到了3%。

高等教育可以将学生变为领导者。它发挥了难民青年和年轻人的创造力、能量和理想主义，将他们铸成楷模，培养关键的决策技能，增加他们的发言权，并能够实现快速的代际变化。

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成就不能掩盖名额的巨大差额和日益扩大的机会差距，特别是在中学阶段。接受中学教育的难民比例比非难民低2/3以上，只有24%，而全球比例为84%。

后果是毁灭性的。没有中学作为垫脚石，去年所取得的进展将很快化为乌有，数百万难民儿童也会失去未来。

南苏丹男孩Gift是个年轻的难民，现在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下定决心去上学，并学会了法语，组装了自己的太阳能灯以便在天黑以后学习。他升入中学的希望可能会化为泡影，因为他所在的地区根本没有学校可供他上学。

年轻的难民Hina在巴基斯坦的小学成绩出色，她想在白沙瓦上中学，但发现在500个名额中只给难民分配了一个名额。

我本人也曾在孟加拉看到过同样的现象：难民儿童仍然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并学习获得认可的课程。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沮丧。

改善难民中学教育的这种失败不仅仅剥夺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除了无数其他好处之外，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保护性质的。在校儿童不太可能沦为童工或参与犯罪活动，或受到犯罪团伙和民兵的影响。女孩不太可能被迫早婚和怀孕，她们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学习和社交。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在探望叙利亚苏兰Al Shuhada学校的学生们，联合国难民署在该校协助已经返回家园的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UNHCR/ANDREW MCCONNELL



青年学生们在卢旺达马哈马难民营Pavsannat L学校的女生专用教室中读书。学校接纳了大约两万名儿童。80%的学生是布隆迪难民，其他学生来自于东道社区。© UNHCR/GEORGINA GOODWIN

学校应该是避风港。因此，我们都必须谴责针对学校、学生和教师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还在继续发生。根据“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全球联盟”的数据，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34个国家发生了14000起此类事件，包括爆炸、武装团体部分或全部占领校园、绑架、强奸和强征入伍。针对无辜者的这种暴力是不可原谅的，并且必须停止。

此外，如果无法确保难民获得包容性的中学教育，国际社会将无法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不仅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4（该目标旨在“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也包括消除贫困、促进体面工作机会和减少不平等的承诺。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高度重视将难民儿童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从而获得公认的资格和证书。这会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难民儿童和青年人能够学习和健康成长，并培养彼此之间以及与当地儿童和平共处的潜力。这个世界似乎更容易产生冲突，而不是和平，而这都是宝贵的经验教训。

投资于难民教育需要集体的努力，并会获得共同的回报，它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果。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必须团结起来，扩大各个层级的教育，并允许难民获得与东道国公民相同的机会。联合国难民署的《2030年难民教育》战略提出了我们在下个十年中的目标，即让难民在学前、初级和中等教育中与非难民同龄人达到相同的水平，并将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15%。

因此，我要自豪地宣布一项改善难民中学教育机会的新举措。自2017年以来在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巴基斯坦推行试点项目之后，该举措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力推广，重点是投资于教师、学校和社区方案，以便鼓励难民家庭的孩子入学并为其提供经济支持。该方案不仅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整个社区，这样所有儿童都将受益于新的机遇。通过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我们旨在促使更多的难民和东道社区同龄人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希望向他们表明完整的教育周期是可能实现的，从而激励更多人入学并留在学校学习。

我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全球难民论坛上，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教育组织和捐赠者团结起来，本着《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在本质上倡导的责任担当和合作精神，为这项举措提供支持。

这些目标非常远大，但它们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回报。教育将帮助难民儿童和青年为当今和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然后，它将促使世界变得更有适应能力、更可持续并更加和平。这对我们的投资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24岁的Safia Ibrahimkel是阿富汗难民，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作为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青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她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关于建立新的高等教育学生网络的研讨会。

© UNHCR/GORDON WELTERS



第1章：
初等教育

消除差距

年轻的布隆迪难民在坦桑尼亚Nyarugusu难民营的Jugudi小学学习基隆迪语。学校拥有1100多名小学学龄儿童，却只有31名教师。©UNHCR/FARHA BHOYROO

数百万难民儿童和青年人丧失了一项基本人权：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如今，全球大约有370万难民儿童处于失学状态——超过710万学龄难民儿童的半数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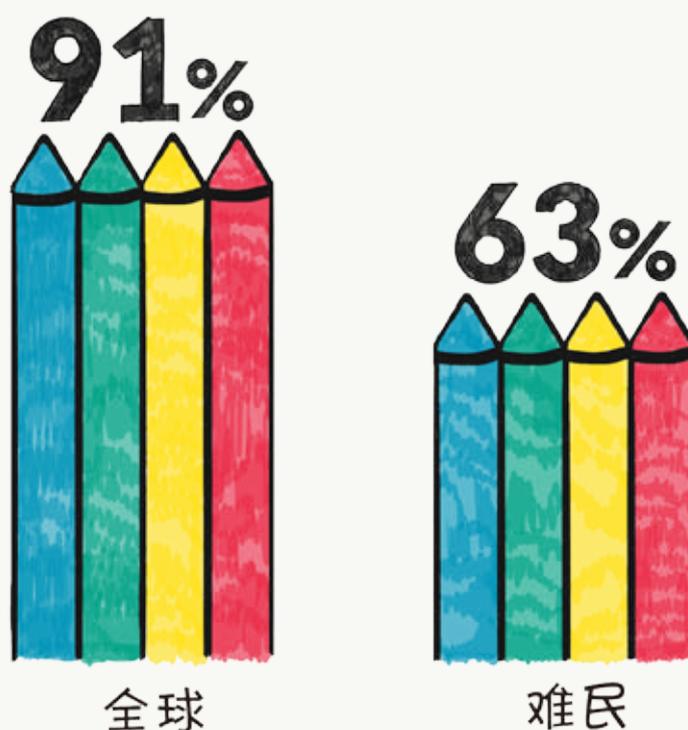
尽管初等教育接受了大量投资，但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仍然势不可挡地越来越多，这意味着难民与非难民同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距¹。

在初等教育阶段，2018年的难民入学儿童人数为63%，比上个年度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球所有儿童的入学率则为91%。

¹ [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2018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小学入学情况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A young boy with dark, curly hair is smiling broadly,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He is wearing a blue jacket over a red and black plaid shirt. He has a large black backpack on his back. The background is a whiteboard with some faint Arabic writing and a diagram. The lighting is bright, suggesting an indoor classroom setting.

借助于“教育儿童”计划，来自埃塞俄比亚的16岁无亲属陪伴的难民儿童Alamuddin得以在也门参加了加速教育扫盲班。三年后，他的阿拉伯语能力促使他可以入读国立学校的七年级课程。 ©SDF/MAJED AL-ZOMALY

扭转趋势

这些小小的成就就要归功于东道国、捐赠者、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组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在促使更多的难民儿童进入教室。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乌干达、乍得、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到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墨西哥，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难民得以上学，上学时间表更加灵活，儿童获得了特别帮助以便补习错过的功课或学习新的语言，更多的老师受到培训，提供的教育材料更多，同时，帮助儿童适应难民所面临的生活挑战。

这种进展也体现了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他们将难民儿童和青年纳入其国家教育体系中，这是提高入学率的重要且基本的战略。为所有学习者提供适当的课程和学校证书是通往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就业的途径。例如，在卢旺达，由于政府的开明政策和捐赠者的定向资助，数千名难民儿童进入了小学。在乌干达，借助于加速教育计划，原先失学的2.3万名超龄学生现在正在接受初等教育。

土耳其目前接纳了370万名难民，其中包括100万名学龄儿童。该国已实施土耳其语言计划，并提供新的学习资料、交通补贴、额外的教师培训和其它措施，以便帮助难民儿童从非正式的临时学校转入土耳其的公立学校。厄瓜多尔通过了立法，以确保委内瑞拉难民儿童和青少年即便没有所需的证件，也能更容易获得入学机会。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举措产生了成效，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署和“教育孩子”之间雄心勃勃的合作项目在十几个国家实施了教育计划，帮助25万名儿童在2018年成功进入小学。

这项计划旨在向难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接受各种教育（包括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获得认可证书的非正规教育）的同等机会，然而，它还没有普及开来。作为难民临时应急措施，未经认证的并行系统仍然持续存在，尽管它们通常质量较差，远远不太可能采用正规课程，并因而无法获得认可和证书。结果，那些在临时学习中心专心并大胆地学习的孩子，在完成学业时没有正式证书，也罕有希望接受正规的中学教育。只要难民儿童被排斥在国家体系之外，就会仍然存在入学差距。

即使某些国家为了将所有儿童纳入教育体系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也可能因资源短缺或政策冲突而受到损害。例如，在过去两年中，希腊建立了官方幼儿园，并增加了中小学中特别班级的数量，以便将难民儿童纳入希腊大陆的国立学校。相比之下，在各个岛屿上的五个接待中心接纳了数千名难民，并经常人满为患，入学方面进展甚微。寻求庇护者只能暂时停留在岛上的设施中，但将他们转移到大陆的过程可能要耗时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儿童们无法获得正规教育。伴随着额外的语言障碍问题，部分难民错过了几年的学业。

证据表明，培养和扩大国家教育体系的能力能够造福于当地社区和难民。它不仅加强了针对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现有教育服务，而且还在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促进了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例如，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巴基斯坦的“受影响难民与东道地区举措”在730多个教育项目中投入了超过4500万美元。在受益的近80万名儿童中，16%是阿富汗难民，其余是当地的巴基斯坦人。



©UNHCR/CLAIRE THOMAS

12岁的Morsal曾是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于2016年返回了祖国阿富汗。她是六年级中唯一的女孩。多年以来，所有其他女孩以及许多男孩都辍学了，以便承担家庭责任，开始工作或结婚。

Morsal设法留在了学校，但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困难，诸如缺乏基础设施、文化压力等等。她说：“我热爱科学和英语，”在她说话的时候，大风吹起了灰尘，大约520名学生聚集在这间临时学校的户外。

Morsal和她的同学（包括200名其他女孩）所面临的困难，代表了阿富汗教育体系所承受的许多挑战。喀布尔以北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希望一所联合国资助的学校能够鼓励父母允许他们中的更多人继续接受教育。

290万 学龄难民儿童生活在五个国家



信息来源：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整个童年都在流亡

2018年，每五名难民中几乎有四名身处旷日持久的局势中，这一数据相比上一年度有大幅增加²。因此，被迫跨境流离失所的儿童即便不是整个童年期间都在逃难，也很可能会长期留在当地。这意味着难民儿童很可能在流亡中度过整个学习周期（5-18岁），而那些在流离失所之前就已经上学的孩子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教室。鉴于九个难民局势在去年被列入了“旷日持久”名单，如果不优先考虑其教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面临失学。

教育对于难民极其重要，尤其是因为一岁以下的儿童约占全球难民人口的半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儿童的人数已远远超过成年人，尤其是在接收数百万难民的中低收入国家。

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超过60%的难民未满18岁。由于84%的难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670万人生活在最不发达国家，因此，这些地区无疑接收了大量难民儿童。然而，这些地区目前很难为本国人口提供足够的学校，更不用说突然涌入成千上万的新到的流离失所者了。

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参加学前教育的好处非常长久，同时大量证据表明，它们非常有助于儿童培养社交和情感能力，并在小学时拥有更好的起点，但很少有难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如果每个难民儿童早年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玩耍，快乐地成长并得到关爱，他们将会终生受益。

2 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2018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步步都有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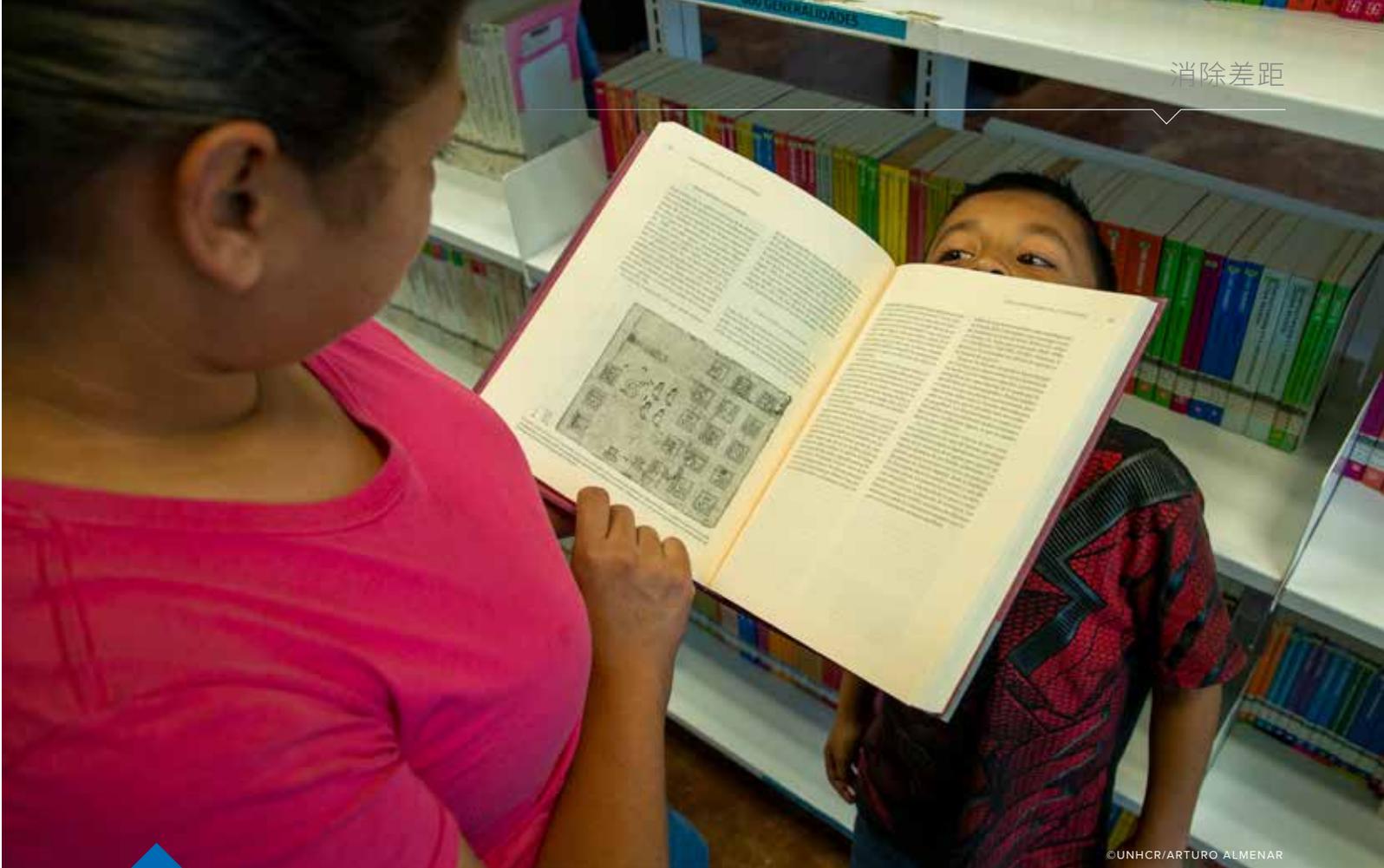
从本质上讲，流离失所会扰乱儿童的教育，因为他们在获得安全、获取重要基础资源和新的身份证件以及帮助往往很脆弱的家人时会面临种种困难和危险。除此之外，许多其他障碍也导致难民儿童无法继续上学。

首先，在接纳数百万难民的资源匮乏的地区，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学校。如果存在的话，它也可能已经达到了极限：教室人满为患、师资匮乏、水和卫生等基本设施不足、教学与学习资料不足。

被迫流离失所所导致的混乱局面还意味着，许多人没有携带证件（出生证和其他形式的身份证明、教育记录和考试证明）就逃离了家园，但他们需要这些证件才能获准进入新国家的当地学校。即使他们拥有这些记录，东道国的学校有时也不会认可它们。尽管厄瓜多尔在努力提高入学率，但最近的调查发现，证件缺失属于难民儿童

第一年未能上学的主要原因（而第二年最大的障碍是缺乏资金）。而入学还只是挑战的开始。随着初等教育年龄的难民儿童逐渐长大，越来越少的能够继续上学。

初等教育无疑已经取得了若干进步，但是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残酷统计数据表明，随着退学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入学的障碍也越来越大。



©UNHCR/ARTURO ALMENAR

Claudia*在受到系列死亡威胁之后逃离了萨尔瓦多，并将七岁的儿子Samuel*留给她的妈妈照顾。由于外婆要保护Samuel免受犯罪团伙的袭击，他错过了一年多的学业。历经千辛万苦以后，Samuel与母亲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团聚了。

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在墨西哥最南端的各州（中美洲难民在逃离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犯罪团伙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后，大多数都聚集到了这些州。），只有18%的难民儿童在上学。尽管该国已立法保证，墨西哥境内的所有儿童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有权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但是在萨尔蒂约，情况则大不相同。对于迁移到这里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会为成人确定合适的工作，协助儿童入学并提供社会心理支持。难民在获得入籍资格（这通常发生在两年以内）以及获得住房（这发生在三年以内）时也会获得法律援助。在移居到这里的难民中，大约92%的人顺利找到了工作，所有儿童都已入学。

*为保护当事人，所用姓名都是化名。

案例分析：黎巴嫩

来自各国的友人们团结起来，设法让叙利亚儿童重返课堂，不再继续沦为童工

通过提供基本的识字和算术课程，贝鲁特的无国界中心已加入全国性的运动，以帮助难民儿童不再沦为童工，重新上学。

在远眺地中海的小教室里，年轻的叙利亚难民在便携式电脑上学习数学课程，这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第一步。几个月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试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街头谋生。

由于黎巴嫩贝鲁特无国界中心提供的帮助，11岁的叙利亚难民Fahed得以不再继续沦为童工，开始学习。

©UNHCR/DIEGO IBARRA SANCHEZ



Fahed就是这样的学生，当他开始在蔬菜店工作以帮助母亲维持生计时，他才年仅10岁。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才能挣到3美元。在2015年争夺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残酷战斗期间，他与家人从这座城市逃到了黎巴嫩。

“我的老板常常打我，” Fahed回忆说。“如果我搬不动东西，他会打我，告诉我应该搬走。”

然而，今年早些时候，Fahed开始在无国界非政府组织在贝鲁特Ouzai街区开办的学习中心学习，此后便停止了工作。他说：“这里非常好。我在欢笑声中和朋友们共同学习和研究。”。每天早上8点到中午，他都会学习阿拉伯语、英语和数学。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来到这里接受基础教育，努力赶上同龄人的教育水平，并最终让他们进入正规学校，”无国界中心的联合创始人 Lina Attar Ajami解释说，Lina本人就来自于大马士革。

Lina与黎巴嫩好友Randa Ajami建立了这个中心。她们不仅姓氏相同，而且拥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她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因此，身为母亲，她们知道教育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

Lina说：“教育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线，对于学龄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

该社区中心位于城市郊区的贫困街区，为150多名叙利亚儿童提供基本的识字和算术课程。这些课程向难民儿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以便他们参加政府举办的补习课程，从而获得正规教育。

“由于他们的处境，大多数人[以前]都没上过学，”在这里教英语的Samah Hamseh解释道，“他们来到这里，想要赢得学习机会。他们想要摆脱目前的生活条件。”

黎巴嫩接收了935000多名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相对于仅仅略高于600万人的全国总人口，该国的难民比例堪称最高。尽管黎巴嫩政府已在公立学校为叙利亚学生安排了特别的下午学习班，但该国半数以上的叙利亚难民儿童没有接受正规教育。

许多孩子也错过了多年的学业，难以达到入学所需的最低教育水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黎巴嫩教育部发布了非正规教育框架，旨在确保已经辍学两年以上（或根本没有上过学）的儿童有机会进入公立学校。

加速教育计划就是实现该目标的途径，该计划旨在帮助失学儿童赶上课程。需要达到最低的学习水平才能参加加速教育计划，因此，提供基本识字和算术课程的社区中心计划（例如贝鲁特的无国界中心）可以发挥作用。

在过去两年中，该中心的90多名儿童已经入读公立学校。

联合国难民署黎巴嫩山实地办事处的助理教育官员Vanan Mandjikian表示，即使儿童由于名额或资金不足而无法入学，这个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好处。

她说：“这个计划对未来至关重要……因为基本识字能力对于每个孩子都非常重要。”



观看视频

youtu.be/drITCzqTiro



案例分析：希腊

希腊各岛屿上的大多数难民儿童都已失学

希腊各岛屿艰难地为数千名寻求庇护的儿童提供教育。

在希腊各岛屿上，有4656名学龄儿童是寻求庇护者。其中超过3/4以上的儿童居住在接待中心，没有上学。

联合国难民署想要改善这种情况。

联合国难民署驻希腊代表Philippe Leclerc说：“每个孩子都应尽早接受正规教育。要想不让他们掉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约有1800名寻求庇护者居住在爱琴海东南部的希腊科斯岛的接待中心。那里的条件很艰苦，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是为容纳仅仅800人而建的临时住所。



现年11岁的Samir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居住在希腊科斯岛的Pyli接待中心。他目前在KEDU非正规教育中心学习希腊语课程。©UNHCR/SOCRATES BALTAGIANNIS

许多难民说，他们对中心的恶劣条件和拥挤不堪感到很愤怒，那里甚至没有足够的厕所。有些宿舍是用棍棒固定起来的临时庇护所，一些刚到的难民说他们没有床垫。一些人说人满为患和设施匮乏意味着该中心并不安全。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令人压力重重。

11岁的Samir说：“难民营简直糟透了。”她和接待中心的人们感到越来越沮丧。

就像大多数其他难民儿童一样，Samir和他的朋友们希望尽快回到学校并补上错过的学业，以免与同龄人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无法弥合。

然而，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抵达科斯岛的Samir知道，他是个幸运儿。

尽管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打乱了他的整体教育，并且他在途经陆路前往土耳其和乘船前往希腊的途中再次失学，但他还是回到了学校。

他进入了科斯岛的非正规学校KEDU，在这里开始学习希腊语。该学校由希腊非政府组织“青年社会援助协会”经营，并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

寻求庇护者预期在岛上设施中仅是临时停留，已经完成各种程序或特别脆弱的人员将获准移居希腊大陆。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各方需要优先考虑相互竞争的人道主义需求。小岛上当地儿童的数量很少，这意味着学校往往太小，无法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新需求。

每天大约有112名儿童参加KEDU的课程。这里没有考试或作业，但学校会利用各种项目和趣味活动将年轻的难民们介绍给希腊人。作为非正式学校，该校无法颁发证书以表明学习进度。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希腊境内的所有难民和寻求庇护的儿童均应有权进入采用国家课程的已认证学校。

在许多年轻难民遭受创伤之后，学校的日常活动有助于建立常态，并开始迅速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状态。除此之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年轻的难民需要在学校中发挥潜力。

但不幸的是，这并非易事。

语言障碍增加了融合的难度。希腊政府提供了部分下午的课程，以帮助寻求庇护者成功转入新体系，当地非政府组织也参与进来，以协助难民儿童完成家庭作业。

联合国难民署说，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政府试图将所有寻求庇护的儿童和难民儿童纳入正规教育中，但是这些岛屿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希腊岛屿上那些有资格前往大陆的寻求庇护者甚至也常常无法离开，因为没有足够的居所来安置他们，与此同时，新难民的涌入速度超过了中转速度，这加剧了人满为患的问题。

Leclerc说：“在学年开始时，希腊大陆上的大多数难民儿童都接受了正规教育。希腊在准予入读幼儿园以及中小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政府必须在欧盟的持续支持和资金援助下扩大和巩固其努力，以便所有难民儿童都能进入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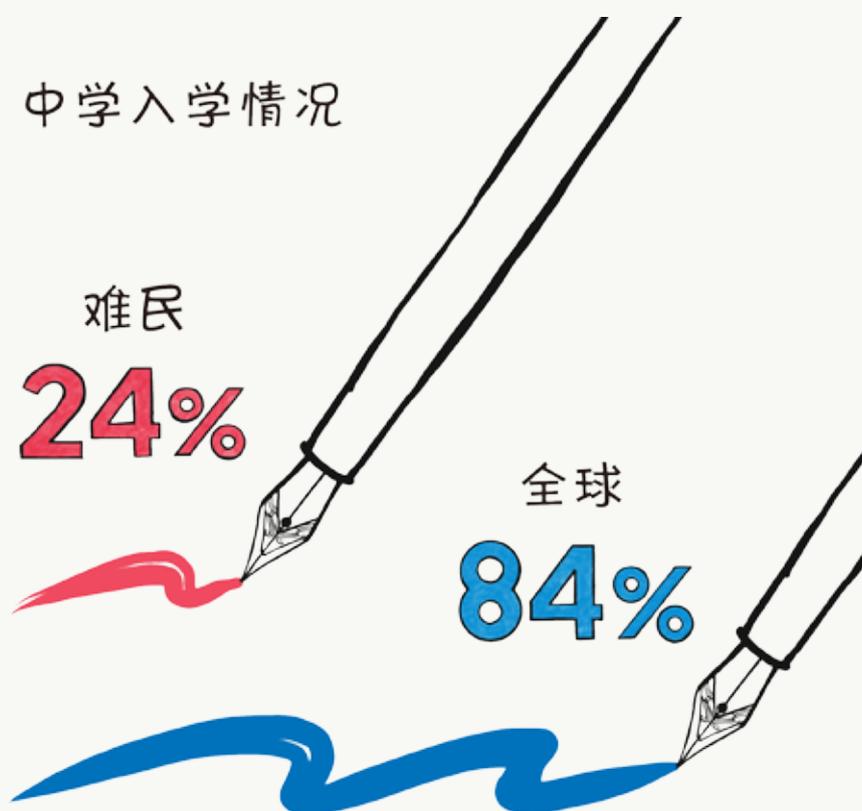
第2章：
中等教育

错失未来

索马里女孩在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的Ifo中学上课时分享笑话，该国有20万名难民。自2016年以来，共有572名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仅占符合条件的中学毕业生的13%。 ©UNHCR/VANIA TURNER

每年结束后，难民儿童升入下个年级的概率会急剧下降。虽然小学入学率在持续下降，但这种影响在升入中学时尤为明显。尽管将近2/3的难民儿童接受了初等教育，但只有不到1/4的难民青少年接受了中等教育。将这个数据与84%的全球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就能立刻明显地看出，难民青少年在努力接受更高的教育时处于极大的劣势。

鉴于中学是通向更高教育和改善就业机​​会的通道，这沉重地打击了年轻难民对于美好未来的梦想。这个领域的进展极其缓慢：难民的中学入学率在2018年仅增长了1个百分点，只达到了24%。然而，这种进展尽管看似微不足道，却意味着中学教室为数万名难民提供了新的名额。东道国政府、捐赠者、联合国难民署和合作伙伴所做的每个努力都可以改变孩子的人生。



信息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

需求冲突, 抉择更难

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 许多难民东道地区根本没有中学, 因此从小学转入中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便的确存在学校, 发展中地区的当地年轻人要升学就已非易事, 因此, 成百上千的新来者只会加剧入学竞争。

在肯尼亚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中, 基础设施硬件明显短缺, 这导致小升初的入学率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下降, 该现象同时影响到了难民和东道社区的儿童。该地区有26所小学, 却只有七所中学。即便小学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也会发现, 他们的求学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孟加拉国, 该国在1990年代初建立的两个正式的罗兴亚难民营中, 只有不到1%的难民青年获得了正规的初中教育。其余人员(包括在2017年8月以后逃离家园的大多数人)只能有限地获得非正式教育, 并且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证书。

教育短缺的原因有很多, 但问题的核心很简单: 中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初等教育。中学阶段的学科学习更加复杂, 有些学科需要远远更好的设施和学习材料。此外, 中学课程需要有更高素质的教师。



18岁的Dalal Assah是叙利亚难民, 她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约旦扎特阿里难民营的中学毕业。Dalal梦想在大学学习英语。©UNHCR/MOHAMMAD HAWARI



现年18岁的Karox Pishwan（右）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孤身到达了塞尔维亚。他正在贝尔格莱德的Jovan Jovanovic Zmaj儿童之家的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作业。©UNHCR/DANIEL ETTERI

教学有方的合格老师可以促使孩子对在校学习充满积极性和热情；相反，不合理的教学和督导可能会极大地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再加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承受的无数其他压力，这会导致很高的辍学率。

这些资金需求不仅会影响到必须寻求必要资金的教育部和地方政府部门，而且也会影响到难民家庭。随着难民青少年逐渐长大，他们承受着更大的养家糊口的压力。在这方面，女孩通常在“机会成本”（即收入和家务方面的可感损失）上处于更大的劣势。收集饮水或燃料、照顾弟妹或年长的亲戚以及做家务等重任都落在了女孩的肩上。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家庭贡献比他们的教育投资更值得。到了青春期，女孩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迫使她们放弃求学梦，以便可以尽早结婚或开始赚钱。如果难民家庭的资源有限，并且必须选择哪些兄弟姐妹可以继续接受教育，那么通常会优先考虑男孩，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具有更大的赚钱潜力。

有些成本可能稍微不易察觉，但却完全是真实的。例如，往返学校的距离越远，上学的费用就越高，在不稳定的地区，这也可能更加危险。在某些地区，难民的行动自由会受到限制，这使他们无法就读于离家太远的学校。

如果教育“通道”不够明朗，所有这些压力都会放大。对于许多难民来说，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其求学生涯也就结束了。如果在小学毕业以后没有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则家庭更有可能怀疑送子女上中学的价值。

在这个特别脆弱的年龄段，中等教育对于保护这些年轻难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无事可做，缺乏明确的就业前景，则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剥削，更可能出于绝望而转向非法活动。

给予女孩机会

女孩尤其有可能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她们接受教育的回报却非常巨大。

教育减少了女孩遭受剥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未成年怀孕和童婚的可能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如果所有女孩都完成了初等教育，童婚率将下降14%。如果她们都完成了中学教育，那将陡然下降6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研究表明，多上一年学可以让女孩的收入增加高达1/5，这会有利于这些女孩自身和其未来的家庭以及社区。

同样重要的是，女孩接受的教育更高，她们就越能培养领导才能、企业家精神和自力更生能力，在她们努力适应东道国或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这些个人特质将会帮助社区蓬勃发展。

因此，应将难民女孩的流亡时间视为绝好的机会。然而，非常荒唐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中学教育的难民男孩和难民女孩的比例却是10:7。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女孩有限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完成12年教育所面临的障碍³，导致所有国家的终身生产力和收入损失达15万亿至30万亿美元。

3 [世界银行：不为女孩提供教育会使国家付出数万亿美元的成本](#)



阿富汗难民青年学生在伊朗马什哈德的技术和职业培训组织 (TVTO) 参加摄影课程。©UNHCR/ANDREW MCCONNELL



© UNHCR/ NESTOR HEINDAYE

“我记得在刚上高中以及要毕业的那年，我有个出色的生物老师。她非常敬业，促使我热爱科学。”来自中非共和国的29岁的Nassima Hissein Abdelalaziz说。但是战争打乱了Nassima的生活节奏，甚至几乎毁掉了她想要从医的梦想。

2013年12月，在就读医学院五年级时，她不得不和母亲逃到乍得。多亏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和母亲的鼓励，Nassima得以在恩贾梅纳大学的医学院继续学习。她目前已学习了七年，正在忙于准备最后的博士学位论文。

她说：“现在我在上大学，实际上我接触到了十位女教授，大约占有所有教授的1/4。这非常鼓舞人心。”

要改善这些统计数据，有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增加女教师的数量。对于女孩来说，缺少女教师可能意味着结束中学教育，因为在一些保守社区中，父母不允许男性来教导他们的女儿。女老师还能帮助女孩更安心地上课，在她们需要举报性骚扰或性虐待事件的时候尤其如此。

最重要的是，女性榜样可以激励和支持女孩完成学业，甚至可以激励她们自己成为教师。

但是，性别差距不仅存在于学生之间：从学前教育转入中学教育的过程中，从事教育难民的女教师人数也在减少。例如，在乍得，98%的学前教师是女性，但在中学，这个比例急剧下降至仅7%。

消除差距

由于中等教育陷入如此不堪的状态，在改善现状的所有努力中，必须高度重视将难民儿童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中。

通过建立包容性制度从而使难民与非难民同龄人能够并肩学习，教育部及其支持者将培养出

持久的长期资源。无论是在难民紧急情况下、旷日持久的局势中，还是在难民返回家园、定居于其他地方或融入东道国之后，这都可以服务于几代学生。



索马里难民Kedro Sahane Yusuf (左, 17岁)、Fartun Sahane (中, 18岁)和Ikra Mohammed Abdul (右, 19岁)正在埃塞俄比亚博科曼尼约(Bokolmanyo)的Dicac中学上课。©UNHCR/GEORGINA GOODWIN

扩大中学教育具有重要的“乘数效应”，因为这可能造福于数百万当地儿童以及难民。例如，在莫桑比克东北部，政府决定在马拉坦 (Maratane) 难民营旁边建造马拉坦学校，这意味着当地社区和难民都将首次获得中学教育。当学校最终准备完毕并投入运行后，需求将会激增，并将为难民分配高达500个名额。

为了将难民纳入中等教育计划中，国家教育部需要必要的资源，这包括物资、技术和财政资源。这意味着长年需要可靠的资金，以确保教育系统能够接纳当地儿童和难民儿童。

截至2019年1月，联合国难民署在20多个非洲国家的办事处正在与国家教育部门、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组织开展合作，以便支持将难民纳入教育部门规划中，例如建议在紧急难民局势中提供教育。为了取得真正和持久的进步，每个接收难民的国家都应仿效这种做法。

但是，还需要资金来支持难民家庭（否则这些难民家庭将依靠青少年来提供收入），从而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中学教育机会。学费、考试费、制服、学习材料和交通费用都可能成为妨碍因素，因此减少或取消这些费用就能消除这些障碍。现金援助不仅确保家庭能够确定其需求的轻重缓急（并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还降低了难民儿童沦为童工和被迫结婚以寻求收入的概率。它们提高了肯尼亚、土耳其、乍得和埃及等许多国家的入学率、出勤率和参与率。在埃及，由“天主教救济会”实施的项目与入学和出勤证明挂钩起来（但对开销方式没有任何限制）提高了难民儿童的出勤率，特别是在中学阶段。

为支持此类项目和政策并消除就学机会的巨大差距，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制定新的举措，致力于改善难民儿童和青年的中学教育前景。该举措名为“中学青年教育计划”，旨在增加入学率，并促进中学教育的保持率和毕业率。自2017年以来，该计划已在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巴基斯坦成功地进行了小规模试点，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力推广。联合国难民署正在与各国教育部合作，以便确定已显明有利于从小学成功升入中学（特别是女孩）的主要因素。

这些措施包括在教育部内安排顾问，增加女教师的数量，建造和翻修基础设施以及直接向家庭提供现金，以便他们能够负担将子女送往学校的费用。

儿童有权接受完整的教育。如果在国家政策制定时高度重视融合，并确保恰当的规划、可靠的供资渠道以及与难民和东道社区之间的互动，这最终可以打破顽固的中学教育障碍，从而开辟通向高等教育的新途径。

22岁的Prince-Bonheur和23岁的堂兄Gothier在中非共和国的穆古巴（Mougoumba）一起长大，但2013年的冲突将他俩分开了。Prince越过乌班吉河，到达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博伊博（Boyabo）难民营，Gothier则跳到最近的船上，然后顺流而下，前往刚果共和国的贝图（Betou）。

就像大多数逃避冲突的同龄儿童，由于难民营中没有中学、教师和教学材料，他俩都无法继续学习。

Gothier说：“失去五年的求学机会让我大大退步了，但我只能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开始生活。教育很关键。”

他最终在2018年返回家园，当时联合国难民署在协助刚果政府安置4500名自愿从刚果返回洛巴耶地区的中非难民。他上了中学，现在正在竭力赶上他所错过的学业。

然而Prince却无法返回穆古巴，他仍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自从我五年前离家以来，我从未上过学。我无法学习，闲着无事可做。”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非难民返回祖国，该国将需要资金来建设和扩建学校，培训更多的教师并提供更多的学习材料。



© UNHCR ADRIENNE SURPRENANT



案例分析：孟加拉

罗兴亚青年难民 努力实现求学梦

大多数罗兴亚儿童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准备克服几乎所有的障碍，以便获得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学习机会。

他们没有桌子或椅子。但是，在一间用竹子建成并装饰着海报和画作的房间里，30名15岁或更大的罗兴亚女孩坐在地上，弯腰向前，专心地在作业簿上写字，与此同时，黑板上写着一个数学公式。

这些孩子是幸运的。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很少能够继续学习。此外，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大片杂乱的难民定居点中，只有极少数的临时学习中心可以为15岁以上的孩子提供各种学习机会。

在罗兴亚人定居点中，大约55%的难民未满18岁。所有这些人都会被禁止学习孟加拉国的国家课程。

16岁的罗兴亚难民 Shehana 在“钻石青少年俱乐部”(Diamond Adolescent Club) 学习。她渴望获准重新接受正规教育。

©UNHCR/IFFATH YEASMIN

Shehana是个聪明但害羞的16岁女孩，她知道自己比许多人都更幸运，但仍然渴望获准重新接受正规教育。她和其他女孩在这个名叫“钻石青少年俱乐部”的竹屋里学习，联合国难民署的合作伙伴CODEC在近两年以前建造了这个竹屋。

“以前在缅甸时，我当时上六年级。我想当个老师并能够上大学。我喜欢当老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她说。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学习新东西。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我试图告诉其他人教育为什么很重要，并说服他们让女孩学习。我也告诉他们，这会如何帮助她们将来获得更多的机会。有些亲戚听了我的话，现在他们把女儿送去上学了。”

在Shehana的家庭里，教育始终深受重视。当天下午，她17岁的哥哥Mohammed Sharif也在这个青少年俱乐部里与其他男孩共同学习，而她21岁的姐姐Jannat Ara则在家庭学习中心教育4-5岁的孩子，并带着自己五岁的女儿。

我们很快就知道，这种对于教育的热情从何来了。Shehana的父亲Nur Alam现年43岁，以前是名资深教师，他所在的学校位于缅甸若开邦孟都县，大约有450名学生。

两年前，全家人因为缅甸的暴力局势而逃到了库图巴朗的难民营，Nur Alam自愿在定居点建立的清真寺里为年轻人教书。他拿起手机，给我看他以前学校里的学生（一群男孩和女孩）的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很想哭，”他说。“我非常想念我的学生们。我以前的许多学生完成了六年级的学业，现在住在难民营里。许多人在当志愿者，与难民营中的组织共同努力……他们见到我

时，会向我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以前上课学习，这帮助他们获得了这些机会，现在他们的状况好转了。”

难民定居点的临时学习中心专门接纳6-14岁的年轻人，每天分为三班，学生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缅甸语、英语、数学和生活技能。但它们距离真正的学校还相去甚远。

有计划从八月开始，在所有难民点引入孟加拉国政府批准的非正式学习计划，旨在确保难民的学习水平大致赶上学习正规课程的其他孩子。

但是这里仍然没有认可难民学历的体系。14岁以上的学生也无法接收相应的教育，即使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逃离缅甸时就提早结束了学业。

尽管联合国难民署、姐妹机构和合作伙伴为加强教师培训做出了努力，但现在仍然缺乏合格的教师。

孟加拉国数十万名罗兴亚儿童被禁止学习国家课程，而最终结果就是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Nur Alam说：“定居点的教育体系并没有真正重视真正的教育，而更多地是为了避免让孩子们闲下来，并保障他们的安全。”



观看视频

youtu.be/ksoH-o6N4lc



**案例分析：
刚果民主共和国**

求知若渴优等生，难民上学多坎坷

在逃离南苏丹内战的途中，有个名叫Gift的男孩决心继续完成学业。但是要想继续上学，光靠他的聪明、才华和毅力可能还不够。

14岁的Gift过去三年以来始终是班级中的佼佼者。那可能不足以让他继续上学。

“长大以后，我想当老师。我想从事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想帮助那些缺乏知识的人。”他说，这种志向激励着他与命运抗争。

但是阻力非常大。Gift逃离了席卷其祖国南苏丹的战争，而他的父亲则在冲突中失去了生命。

他决心要取得成功，于是从零开始学习法语，甚至还用破旧的太阳能灯零配件自己设计出了灯具，这样他就可以在晚上学习。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Uboko小学中，14岁的南苏丹难民Gift是班级中的佼佼者。但是中学的名额不足，这意味着他可能无法继续上学。

©UNHCR/JOHN WESSELS

尽管Gift很用功，但他的未来笼罩着巨大的乌云。这个天赋异禀的少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小学读毕业班，但中学的名额很少，而且学校距离很远。

由于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了现金赠款，帮助家庭来支付学费，购买课本、用品和校服，像Gift这样的难民儿童因此得以上学。但是资金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这意味着Gift和数千名其他南苏丹难民儿童可能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

在父亲遇害并与母亲失去联系以后，Gift的叔叔成为了他的法定监护人。叔侄俩于2016年来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Biringi定居点寻求庇护。

这个男孩还清楚地记得他在Uboko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在联合国难民署修复该学校以后，有800名刚果当地儿童和难民儿童在这里共同学习。他为重新获得学习机会感到万分激动和感恩。

“战争给很多人带来了痛苦。由于战争，我不得退学。当我发现自己将要重新上学时，我感到很开心。”他笑着回忆道。

通过参加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语言课程，他掌握了法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教学语言），甚至还赢得了全省范围的拼写比赛。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没有电。这意味着他晚上无法在家学习。他怎么解决呢？他设计出了自己的太阳能灯。他说：“我必须做出它。”他拿出一盏光芒微弱的灯，这盏灯有三个灯泡，并用胶带固定好了太阳能电池。

随着南苏丹儿童继续在刚果境内寻求庇护，教育差距只会有增无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2500名南苏丹儿童中，只有4400人可以接受小学教育。到最近为止，他们都没有机会获得中等教育。

2019年，联合国难民署启动了招收难民入读中学的小型项目。它也在协力建造和翻新校舍。

即便如此，在6000多名中学年龄的南苏丹难民中，仍有高达92%的人无法上学。

Gift知道自己面临重重阻力。他担心如果不能继续学习，东道社区和其他难民都会认为他毫无价值。他说，这不仅事关他能否实现自己的教师梦，而且事关他能否为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发声。

但是他根本无法想象，没有教育，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不能上中学，那太可怕了，”他说“应该设法让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

联合国难民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区域代表Ann Encontre说，在她遇到的年轻难民中，有些人“才能非凡”。“与他们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渴望学习。”

她补充说，中学让难民青少年拥有了目标感，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并赋予他们知识，这种知识将来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如果无法上学，孩子们就会虚度光阴，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方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竭尽全力将他们留在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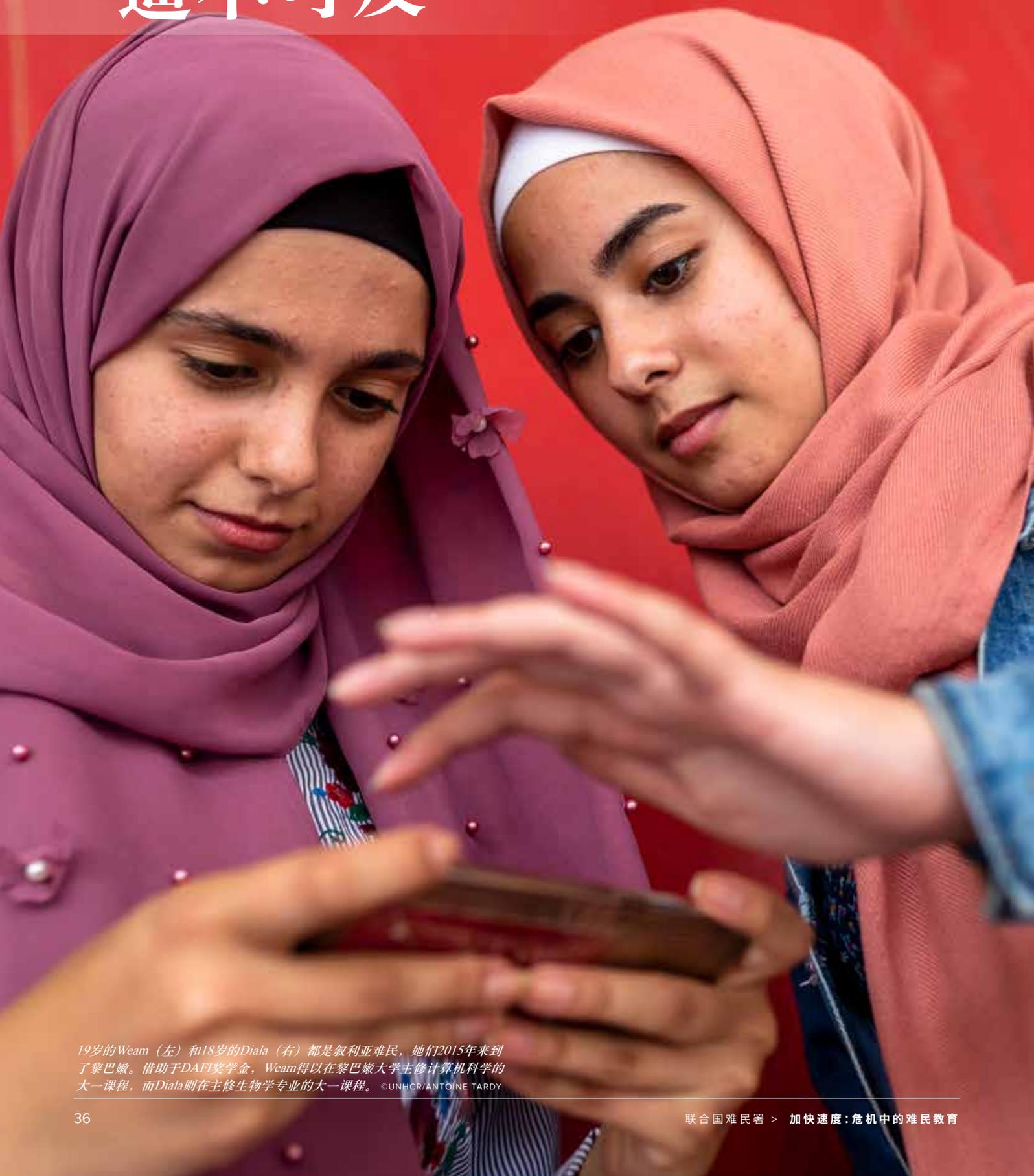
观看视频

youtu.be/C2Hi3gooDMg



第3章：高等教育

遥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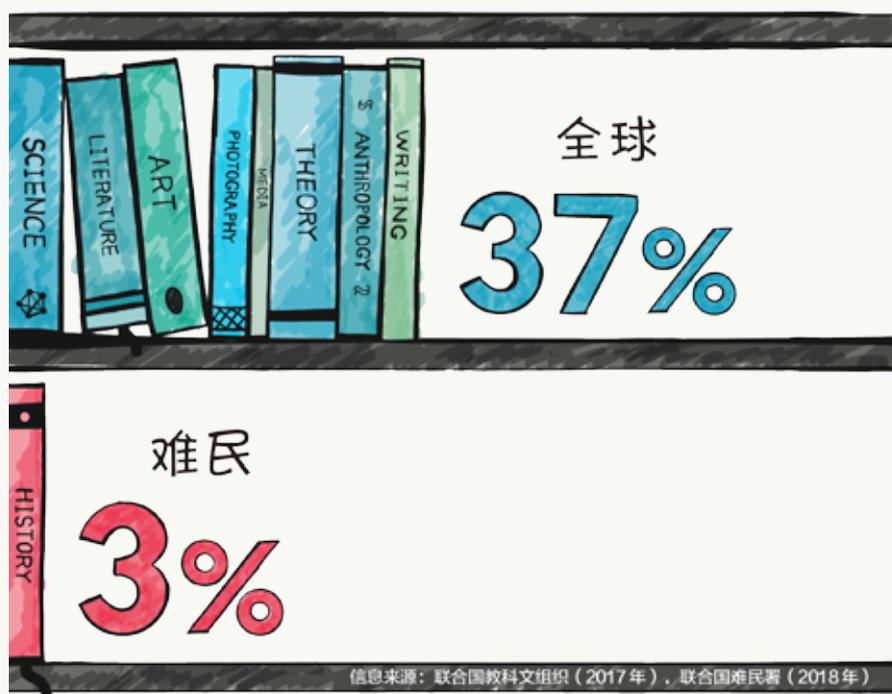


19岁的Weam（左）和18岁的Diala（右）都是叙利亚难民，她们2015年来到了黎巴嫩。借助于DAFI奖学金，Weam得以在黎巴嫩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大一课程，而Diala则在主修生物学专业的大一课程。©UNHCR/ANTOINE TARDY

2018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难民人数有了显著提高。这确实是件可喜的事情。事实上，入学率从1%增加到了3%，这无疑是个大好趋势，但与全球37%的大学入学率相比，这个数字显得相形见绌。难民与非难民在中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距已非常巨大，以至于它对高等教育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十分显著。

在过去三年中，相关数据表明了显然很棘手的问题：在达到相关年龄的每100名难民中，只有一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个数字到目前为止似乎依然无法改变。2018年入学率虽然只稍稍增长至3%，却意义深远，因为它意味着目前共有87833名难民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由于中等教育的提供情况基本上是静态的，因此，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国、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伙伴组织更加认识到高等教育大大有助于培养难民群体中的领导者。

高等教育入学情况





© UNHCR/GORDON WELTERS

在2015年到达德国柏林1年之后, 26岁的叙利亚难民Ehab Badwi成立了叙利亚青年大会 (Syrian Youth Assembly), 这个在线网络为准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三年以后, 大约4万名年轻叙利亚人加入了该网络的脸书群, 并且有12000人完成了在线课程。

“我们正在尝试以非政治的方式在叙利亚建立和平。我们会谈论教育和发展能够如何在实现这个目标时发挥关键作用,” 他说。

数字化课程与教学和辅导相结合的互联式高等教育在继续为那些无法上大学的人们提供机会。随着难民入学情况的数据收集工作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问题也在日益改善。

所有这些都导致各方增加了对奖学金、助学金和创新性互联学习计划的投入，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此类机会的增加，教育提供者也正在为难民学生营造更友好的环境。

即便如此，与全球青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相比，3%这个数字仍然显得黯然失色。联合国难民署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止，在符合条件的难民群体中，应有15%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目前，我们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⁴。

然而，在那些已经设法克服许多艰难障碍并完成中学教育的人中，对于学位、互联式教育和职业课程的需求仍然很高。例如，由德国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资助的DAFI计划⁵只能向1/5的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毫无疑问，难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很强烈，并且仍然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对于难民女孩和妇女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更加渺茫。在参加DAFI奖学金计划的难民中，女性占41%，相比之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在世界3/4的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女性毕业生多于男性。我们在叙利亚难民学生中可以看到若干进步，女孩的入学率达到了52%。但是，还需要做出远远更多的努力，来帮助她们与阻碍她们发挥潜力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作斗争。

4 [联合国难民署：高等教育](#)

5 [联合国难民署：DAFI计划](#)

步步都是障碍

对于那些中学毕业生来说，证书、语言和费用都是高等教育的最大障碍。在逃亡途中，许多难民丢失或损坏了可以证明其资格或先前学习经历的证件，与此同时，其庇护国可能并不正式承认其祖国签发的证明。其次，高等教育的学业需要掌握高级语言技能。在学习新语言时，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25岁的索马里难民Iqra Ali Gaal在加拿大哈密尔顿的College Boreal参加英语课程，该课程包含在加拿大新移民计划语言指导中。©UNHCR/CHRIS YOUNG

第三，高等教育的高昂费用会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或者将他们阻止在大学校门之外，尤其是在一些国家，难民需要支付更高的国际学生费用。如果权衡这些成本与与其竞争（通常是更紧迫）的工作义务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极少的难民会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改变人生。它打开了新的视野，创造了在动荡不安和流离失所期间似乎已经消失的机会。如果与工作权联系起来以后，它就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推动因素，因为它为东道国的社会经济融合提供了途径，并减少了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程度，总之，它促使难民从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者转变为自力更生者，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截至2018年，约有50%的难民东道国不允许难民工作⁶，这种适得其反的政策意味着，尽管难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得以获得并完成高等教育，但他们却会再次陷入困境，无法利用自己的技能并发挥其潜能。

为了打破这堵高墙，DAFI方案正在推广其DAFI+计划，该计划旨在督促国家政府部门、商业和劳工组织帮助难民克服这种障碍。在德国国际协力机构（GIZ）的支持下，DAFI+在巴基斯坦推出了试点项目，并于2018年为数十名难民毕业生安置了工作和实习岗位。其志向是在全世界催生许多类似的项目。

6 [联合国难民署，2019-2023年难民生计和经济融合](#)



现年21岁的阿富汗难民Farzana在2016年获得了DAFI奖学金，她因而得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完成药学研究的学士学位。她于201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最终成绩排名第二。多亏了DAFI+，Farzana现在能够在伊斯兰堡Medicure医院担任临床药剂师，通过在职培训发挥自己的技能。©UNHCR/ASIF SHAHZAD

消除差距

为了实现2030年高等教育目标，首先，难民必须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质的中等教育。此后，必须至少允许那些完成中学课程的人在国民相同的条件下申请并进入高等教育。

此外，难民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大学和其他机构在向来自边缘化背景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和援助服务时，应将难民包含在内。

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包括难民在全日制学习和无法工作期间对其家庭的潜在经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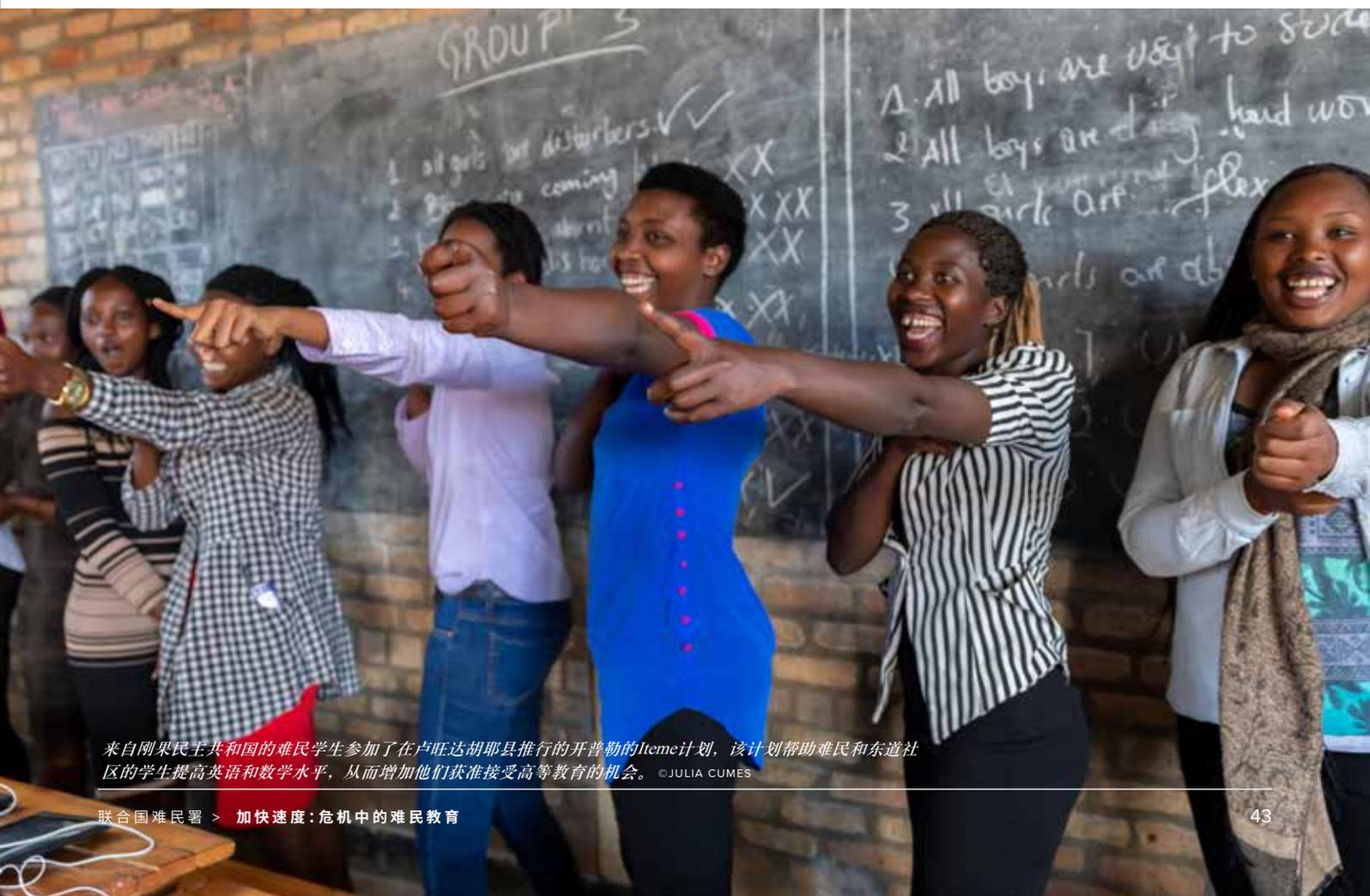
私营部门也可以成为难民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2018年，私营部门仅为DAFI提供了10%的预算资金⁷。私营部门可以帮助难民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包括：为他们提供实习岗位、指导计划、职业指导，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工作。

东道国和国外提供给难民的奖学金应考虑到

7 [联合国难民署：DAFI 2018 年度报告](#)

在各个阶段制约女孩们的社会和经济障碍在高等教育阶段依然存在，并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消除它们。例如，在卢旺达，开普勒的Iteme（在卢旺达语中是“桥”的意思）计划会向中学女生提供额外的英语、数学以及信息和计算机培训，以便提高她们成功申请大学的概率，从而帮助她们转入高等教育，同时，在她们申请卢旺达高等教育机会时，该计划也会为她们提供帮助。Iteme在2018年为大约140名学生提供了服务，其中40人来自于卢旺达的弱势群体。到该年年底，已有40%的学生成功进入了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不是奢侈品，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投资。它为年轻的难民提供了必要的视野、成长和经历，以便他们成为和平建设者、政策制定者、教师和楷模。它为女性提供了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的平台。它培养人们为其东道社区做出贡献，成为难民同胞的代言人，并在未来重建自己的祖国。



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学生参加了在卢旺达胡耶县推行的开普勒的Iteme计划，该计划帮助难民和东道社区的学生提高英语和数学水平，从而增加他们获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JULIA CUMES



案例分析：肯尼亚 科技将索马里难民与加拿大大学 联系起来

尽管两地相距数千公里，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中的一群难民仍然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学习。该计划已从7名硕士生扩大到60名学生。

29岁的Abdikadir Bare Abikar即将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完成教育硕士学位。

这个事实可能不太引人注目。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学习的地方与多伦多相距12000公里。自2013年以来，Abdikadir就一直在肯尼亚达达布偏远的Iflo难民营中进行在线学习。在这个20多万人的难民营中，只有7名难民学生在攻读硕士学位，其中就包括他。

29岁的索马里难民Abdikadir Bare Abikar正在加拿大约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正在肯尼亚的达达布难民营进行在线学习，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都住在那里。 ©UNHCR/ANTHONY KARUMBA

每天，Abdikadir都要在达达布的沙石路上徒步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计算机实验室，他会在这里连接到在线学习平台，然后才能与同学和教授交流。

“教育能够改变人生。现在，它改变了我。” Abdikadir说。他现在是该营地新学员的助教。他最近为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编辑的《被迫移民评论》与人合撰了一篇文章，并且正忙于为一本书撰写1个章节来解释达达布难民营如何从技术中受益。

他在约克大学的教授感到无比自豪。约克大学教育学教授Don Dippo解释说：“经过培训的难民现在可以代替多年前给他们讲课的教职人员了。”他笑着补充道：“我渴望Abdikadir以后成为我的教授，而我将担任他的助教。”

Abdikadir知道他正在克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只有3%的难民能够上大学。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苦难。

1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孤儿。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在索马里被民兵杀害。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Abdikadir年仅15岁的哥哥Adam带着他逃到了肯尼亚。他们在达达布找到了避难所。那是20年前的事情。

Abdikadir到达难民营以后，就立即进入了小学。在哥哥的帮助下，他的学业非常优秀。但是，即使对于那些设法读完中学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要在达达布这样偏远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也并非易事。

幸而技术提供了出路。Abdikadir通过在线学习，获得了肯尼亚肯雅塔大学的教育文凭，该大学

与其他22所大学都隶属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领导的“危机中的互联式学习联盟”。

如今，全球有12000多名学生正在接受该联盟支持提供的课程。

Abdikadir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决心继续学习，并向约克大学申请了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并被录取。约克大学也是“危机中的互联式学习联盟”的成员。他现在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Abdikadir强调说，在线学习不会让他与大学校园的生活脱节。他与教授们面对面地学习大部分课程，并与约克大学的同学们一直有互动。“我们互相学习，并在学习平台上交流思想。博士生也会好心地帮忙校对我的作业。”他解释说。

他甚至当选为约克大学研究生会的代表。“我是信息技术协调员。从达达布一路走来，我协力改善了约克大学的社交媒体规程。”

Abdikadir对自己的未来以及三个女儿（分别三岁半、四岁和五岁）寄予了厚望。“她们四岁以后，我就会送她们去上学。”

他想利用自己的学识来造福社会。“以后，我将成为变革者，并回到我的祖国索马里。我想运用新的思想，并将教育带到城市以外的社区，”他说。

“如果没有教育，人们就无法打开眼界。”



观看视频

youtu.be/75oLr-YxMrA



案例分析：哥伦比亚

Daniela暂时放弃医生梦，努力赚钱养家糊口

尽管许多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已经入学，但没有合格的证件，他们就无法获得文凭，也无法参加全国高考，这威胁到了他们的未来

Daniela Puente始终都梦想着当个医生。进入医学院四年以来，这个梦想几乎很快要实现。然后委内瑞拉爆发了危机。她的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并不得不像420万同胞那样离开故乡。不确定性现在笼罩着她的未来。

在委内瑞拉西部的故乡梅里达，她的梦想在医学院的倒数第二年开始凋零。

大学食堂突然停止供应通常很丰富的早餐：鸡蛋、玉米饼、煎饼和水果。现在学生们只能喝到1杯热牛奶。

这是危机的迹象。这场危机让她的大学变成了昨日黄花，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离开，她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变得穷困潦倒。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她的弟弟日渐消瘦。Daniela知道，除了逃跑，她别无出路。



22岁的Daniela Puente于2018年逃离委内瑞拉，当时她只要再完成几门课程即可从医学院毕业。她目前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当服务生，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以便日后重返大学校园。©UNHCR/HELENE CAUX

“家人在我的人生中至关重要，所以我知道我必须暂时放弃所有梦想，以确保他们能够活下来，”现年22岁的Daniela说。

这也意味着即使她费尽周折才进入医学院，她也只能选择辍学，在做兼职服务生的同时尽力应付繁重的课程。她认为，如果她设法去了哥伦比亚，也许她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完成几门必要的课程以便获得学位。

2018年2月，Daniela几乎花光她所有的积蓄，购买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单程巴士票，然后悄悄越过了边境。到达哥伦比亚时，她的身上仅剩一万哥伦比亚比索（约合3美元）。

她的计划立即遇到了问题。公立大学需要学生签证，并需要公证过的高中文凭和医学院成绩单。而在委内瑞拉，她几乎无法获得这些正式文件。私立大学在证件方面更加灵活，但费用却高得离谱。

这场持续的危机给经济稳定、公共安全和基本医疗保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危机中，估计约有40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其中许多人面临着与Daniela同样的问题。

在采访过近8000名委内瑞拉人以后，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发布的报告表明，只有半数以下的儿童正在上学。该报告列举了以下原因：“缺少入学文件；（东道国）公立学校的名额有限；并且缺乏财力来支付学费。”

哥伦比亚接收的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数量最多，该国的政府已在逐步消除这些障碍。部分中小学正在招收委内瑞拉儿童，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证件或法律地位。

波哥大地区最近报告说，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委内瑞拉人增加了6倍以上，从2018年8月的约3800人增加到次年5月的23000人。

但是这个决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没有合格的证件，学生将无法获得文凭，也无法参加全国高考。

这就是17岁的Andrea González所面临的问题，她在2017年底与家人逃离了委内瑞拉，当时，她正在就读高中毕业班的第一学期。在边境附近的哥伦比亚城市库库塔（这也是委内瑞拉逃难者的主要入境点）定居下来以后，Andrea和她的母亲开始游说附近的公立学校的校长，以便允许她在这里上学。就像Daniela，她同样缺少合格的证件。

校长最后让步了，尽管她后来升入了九年级，但她原本应该升入十一年级。

Andrea毫不畏惧，她说这并不是降级，而是“学习和磨练我技能的机会”。她现在已升入十年级，在班级中成绩优异。她将目光投向了大学。

但是除非及时修改法律，否则Andrea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地位将阻止她参加入学考试，而这是升入哥伦比亚的大学的前提。她仍然很乐观，说：“我觉得等到那个时候，事情将会改变，并且我将有机会在上大学以后演绎精彩的人生。”

Daniela同样充满希望。目前，她是波哥大一家餐厅的服务生，收入略高于每月最低工资（约250美元），她将其中大部分钱都寄给了家人。

她说：“我们中有很多年轻人被迫放弃了梦想。”“但是我知道，我最终将成为医生。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知道这会发生。”

呼吁 行动

没有社会各阶层——政府、企业、学校和大学、慈善机构以及公众——的共同努力，难民的入学率就不会提高。

政府

- 允许难民在与国民相同的条件下入学
- 将难民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确保他们采用国家课程
- 确保难民无需文件或证明即可上学
- 在国家计划中规划难民教育政策并分配预算
- 确保难民可以参加国家考试并获得被认可的资格证书
- 确保难民女孩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 确保东道社区也能受益于教育资金



学校

- 确保难民儿童受到欢迎
- 为不懂教学语言的难民提供语言课程
- 向失学数月或数年的难民提供补习方案
- 与难民儿童的家庭建立对话并让他们参与学校生活
- 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以便吸收和教导难民儿童
- 向其他儿童介绍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和经历

大学

- 向难民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 创建和开发互联式学习方案
- 支持难民东道国的大学并与其展开合作
- 鼓励学生团体欢迎和支持难民学生

企业

- 为难民提供实习、学徒、培训和工作机会
- 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投资于难民教育计划
- 提供技术专长以推进教育项目
- 提供资金和实物支持

捐赠者

- 将教育经费纳入所有难民行动的核心计划中
- 为采用正规国家课程而非平行课程的教育方案提供资金
- 确保持续多年提供可靠的资金
- 支持教师培训,包括难民教师
- 投资于学校基础设施和用品

公众

- 通过捐款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及其合作伙伴的工作
- 游说政府,以促进将难民纳入国家体系中
- 帮助难民学习新的语言和技能
- 向支持难民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招收委内瑞拉难民和东道社区儿童的哥伦比亚巴拉圭洪 (Paraguachon) 学校的一名年轻学生。©UNHCR/VINCENT TREMEAU



结语

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 戈登·布朗

英国前首相兼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访问黎巴嫩贝鲁特的一所公立学校，该学校为叙利亚难民采取了双班制。©THEIRWORLD



对于Shehana和她的家人而言，对于教育的热情已融入其血液之中。

在暴力迫使罗兴亚人离开家园之前，Shehana的父亲曾在缅甸若开邦的一所学校任教。她的姐姐现在在孟加拉国最南端的巨大的库图巴朗难民营中为学前儿童教学。现年16岁的Shehana梦想继续继承这个家族传统。

但是，由于不能进入正规的学校并参加正规的考试，并且也没有希望获得被认可的资格证书，她的机会看来渺茫。Shehana和若干其他青少年在库图巴朗的一个非正式学习中心竭尽全力地坚持学习，但如今，他们曾经在祖国接受的全日制教育如今已恍如昨梦。

尽管Shehana始终在劝告亲朋好友送他们的孩子上学，但对于90%以上同龄的罗兴亚难民儿童来说，到任何学校——即使是每天采取三班制的学习中心——上学的想法都几乎是异想天开。

如今，全球难民人数已超过2500万。超过半数的难民未满18岁。数十万年轻难民在成长中无望接受教育，如今，在710万学龄难民儿童中，超过50%的儿童无法上学。

然而，教育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已经知道，它可以保护、促进、培养、发展和改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活。我们也已经知道，怎样才能提高全球的入学率。不尽其所能地帮助这些孩子接受教育将是我们不可原谅的失职。

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几乎每个孩子都会上小学和中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于学校性质和质量的激烈辩论更是突出了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妨试想，如果任何这些高收入国家中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没有达到全球91%的水平，而是不到2/3，或者，中学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没有达到全球84%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最富裕国家98%的水平，而是24%，那该会激起多么强烈的抗议。

然而这是世界难民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由于没有接受全面的教育，同时由于在中学阶段的教育尤其缺乏，因此，难民没有希望进入大学或学习高级职业技能和知识。

令人触目惊心但毫不意外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难民入学率竟如此之低：青年难民仅为3%，而全球则为37%，高收入国家则达到3/4以上。在许多陷入长年冲突的国家中，这导致整个国家丧失了好几代领导者、规划者、思想者和行动者。

这不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问题，也不容富裕国家忽视。它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因为难民儿童（其中许多人无人陪伴或与家人失散）就被关押在政府管理的拘留中心的栅栏后面，与此同时，政府又紧接着声称要履行其国际承诺，并遵守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原则。

大约70年前，国际社会签署了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应对战后欧洲的难民危机。当时对欧洲难民所表现出的同情心现在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如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试图前往欧洲的人们，被漠然以待已经堪称幸事，最糟糕的时候，他们还要面对公开的敌意。与此同时，那些照顾难民的国家在独自承担着压力，本应援助他们的欧洲伙伴却对他们坐视不管。

但是，任何人在观看和阅读过联合国难民署年度教育报告中的故事以后，都不可能怀疑这些年轻人渴望接受完整的教育并顺利毕业的愿望。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帮助他们度过流离失所的难关；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成长、独立、自给自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我们现在需要采取决定性的变革性措施来消除这种忽视。因此，我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的新倡议“中学青年教育方案”，以期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完成这项事业。如果我们要给数百万名儿童、难民和非难民提供教育机会，并有机会发掘他们的潜能，那么，创新的筹资项目（例如此方案）就应结合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专长和力量，以便发挥决定性作用。

打破中学教育的壁垒不仅能够造福于难民,也将造福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与难民比邻而居的数百万其他儿童。建造学校、培训教师、制定创新方法来帮助孩子们补上错过的课程。这些项目和努力都应该长久坚持下去,并会为我们留下骄人的遗产。

世界还有十年时间来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保所有难民儿童都能上学,那么这个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

Shehana和她的同学无法学习正规课程,没有写字桌,也没有椅子可以坐。但是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仍未减少。世界忽视他们太久了。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消除教育障碍,并支持他们创建自己的未来。

unhcr.org/steppingup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或咨询，请联系我们：

UNHCR
P.O. Box 2500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